

·海外遺珍·

日本所藏唐代佚书《天地瑞祥志》略述

水口干记 陈小法

一、《天地瑞祥志》的序和构成

《天地瑞祥志》一书在中国已不存,即属佚存书。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以及《新唐书》“艺文志”中也未见著录,宋代以后在中国似乎已不见踪影。但是,本书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日本东京都)珍藏有江户时期的写本。此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也藏有一部,而在日本石川县加越能文库,把它与《天文要录》、《六关记》并为一册亦传存之。不过,京大人文研本乃尊经阁文库本的誊本,加越能文库本也为抄本,所以尊经阁文库本是现存最古的写本。

《天地瑞祥志》共二十卷,是一部以天文为中心的专门类书。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载有“天地瑞祥志廿”,可见在平安时期二十卷是齐全的。而尊经阁文库本只残存第一、第七、第十二、第十四、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廿九卷,约一半左右。庆幸的是,在残存的第一卷中有类似序文的“启”和“目录”,这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该书的成书过程及其全部构成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根据“启”来分析一下本书的编纂者、成书年代、编纂目的以及方针。逡录之际,参考了太田晶二郎的录文和订正^①,订正处以[]表示。为节省篇幅,省去部分文字。

臣守真启:稟性愚瞽,无所开悟。伏奉令旨,使祇承谴诫,预避灾孽。一人有庆,百姓[义]安。是以,臣广集诸家天文,披揽图讖。灾异虽有类聚,而□□相分。事目虽多,而不为条贯也。韩杨天文□□月蚀,应历数不占,不应历数乃占。又,杨《天文》序曰:“魏甘露五年正月乙酉,日有食之。君

①太田晶二郎:《〈天地瑞祥志〉略说一附けたり、所引の唐令佚文一》,载《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一册,吉川弘文馆,1973年初版。

弱臣强,反征其主。五月,高贵作难也。”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今以历术勘,甘露五年日食,是合历数,然而有殃也。由此观之,韩杨雷同,不详是非。今钞撰其要,庶可从□也。昔在庖羲之王天下也。观象察法,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天地之情。故《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此则观乎天文以示变者也。《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此明观乎人文以成化者也。然则政教兆于人理,瑞祥应乎天文。……是以,司马谈父子继著《天官书》,光禄大夫刘向,广《鸿范》,作《皇极论》。蓬萊士,得海浮之文,著《海中占》。大史令郗萌、荆州[牧]刘表、董仲舒、班固、司马彪、魏郡太守京房,大史令陈卓、晋给事中韩杨等,并修天地灾异之占。各英雄才,互为干戈。……今拾明珠于龙渊,抽翠羽于凤穴,以类相从,成为廿卷。物阻山海,耳目未详者,皆据《尔雅》、《瑞应图》等,画其形[色],兼注四声,名为《天地瑞祥志》也。所谓瑞祥者,吉凶之先见,祸福之后应,犹响之起空谷,镜之写质形也。在昔,殷主责躬,甘雨流润。周王自咎,嘉禾反风。以德胜妖,备诸彝典。伏惟大王殿下,惠泽光于日月,仁化浹于乾坤。握金镜而垂衣,运玉衡而负宸。臣幸逢昌运,谬承[末]职。辄率愚管,轻为撰著。臣所集撰,少或可观,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不任惶惧之至,谨奉启以闻。臣守真,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麟德三年四月□日

大史臣薩守真上启

据上述的“启”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本书是麟德三年(666)四月由“大史臣薩守真”向“大王殿下”提出的。前半部主要叙述了中国天文学的系谱,可见编纂本书的重要目的是通过观测天文而预避灾孽。而且根据后半部分,可以知道本书不仅仅限于天文,其方针是不分善恶一概采纳。此方针,乃薩守真认为的“吉凶之先见,祸福之后应”之瑞祥。不过,《天地瑞祥志》之内容并非纯粹地记载祥瑞的吉兆,而是类似天文变异之说,为现实的天地变异之际作出吉凶判断而提供基准,这个目的在“启”中得以明确。再,在“启”中,据“《尔雅》、《瑞应图》等”对瑞祥物的形、色作了表示,实际上在尊经阁文库本、京大人文研本的卷十七、卷十九中绘有图^①,有的还施以朱色,非常贵重。

接着,从目录来确认一下全书的构成。根据“目录”,全体构成如下。基本上遵从尊经阁文库本,文字订正、项目脱落处以[]表示^②。

天地瑞祥志 第一 条例目录

一、启 二、明载字 三、明灾异例 四、明分野 五、明灾消福至 六、明目录

第二

一、三才始 二、天地像 三、天 四、[地] 五、人 六、人变相

①卷十八留有绘图的空白,因而原来也好像应有图。

②文字订正时,残存卷参考了原书,其余参考了前掲太田论文。

第三

一、三光 二、黄道 三、日[蚀] 四、救蚀 [五、]日光变 六、日杂异 七、日斗 八、晷

一、月蚀 二、月光变 三、月杂异

一、五星惣载 二、岁星 三、荧惑 四、镇星 五、太白 六、辰星 七、五星[会] 八、[四星会] 九、三星[会] 十、二星[会]

第四

一、东七宿〈附见六星〉 二、北七宿〈附见二星〉

第五

一、西七宿〈附见三星〉 二、南七宿〈附见三星〉

第六

内官九十八官〈附见四官〉

第七

一、内官卅六官〈附见五官〉 二、外官九十[一]官〈附见二官〉

第八

一、流星名状 二、流星廿八宿 三、流星内官 四、流星外官 五、流星昼 六、流星日月 七、流星五星〈五星自流附见〉 八、星 九、流星[晕]上

第九

一、客彗惣载 二、客彗别名 三、客彗昼出 四、客彗出〈日月辛〉 五、客彗出五星 六、客彗出廿八宿 七、客彗出内官 八、客彗出外官 九、天汉

第十 晕 云气

一、[晕]珥状 二、日晕抱珥 三、月晕 四、晕五星〈五星自晕附见〉 五、晕廿八宿 六、晕内官 七、晕外官 八、虹蜺〈日旁虹蜺附见〉

云气

一、云气惣载 二、正月朔旦云气 三、五包云气 四、日旁云气 五、月旁云气 六、廿八宿云气 七、内官云气 八、外官云气

第十一 雷 电

雷惣载 始雷 雷而无云及雨 冬雷 雷而后电 [晕] 上雷 霹雳 电 阴暄 昼冥 露雪 霰 雹 霜 雾 旱 热 寒

第十二

一、风惣载 二、风期日 三、正月朔旦[侯]风 四、五音风 五、六情风 六、八风〈主客附见〉 七、回风

雨

一、雨惣载 二、候雨 三、候雨晴 四、晴时雨〈正月朔附见〉 五、当雨不雨 六、偏雨 七、无云而雨〈军雨附见〉 八、异雨 九、霖雨

第十三 梦

一、梦惣载 二、天地 三、人鬼神 四、人体 五、文书衣服 六、金玉瑟

鼓 七、宅田 八、饮食屎 九、诉讼 十、剑弓 十一、龙蛇 十二、六畜 十三、禽兽 十四、鱼龟 十五、水火 十六、道路行卧 十七、船车 十八、山草木 十九、冢墓

第十四

一、音声 二、童谣 三、妖言 四、革俗 五、神 六、鬼 七、魂魄 八、
物精

第十五

农业 百谷 禾 秬必 [鬯] 稻 黍 稷 秫 粟 稌 菽 麦
麻 蚕 草 蓍 芝英 [蕙] 蒲 华平 朱草 蓂 [莢] 福并 延嘉
紫蓬 平甫 宾连 萍实 屈轸 蜚廉 菊 蕤 藟 苦买 蕙苡 姜
[瓜] 莽 葦 芴 水藻 艾 三 [薄] 葵 福草 礼草 蕝 [蕤]

第十六 月令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醴泉井附见〉

第十七

宅舍 光 血 穴 毛 衣服 床 刀剑 镜 鼎 釜 甑 瓮 印玺
金滕 环 玉 贝 苏 胡钩 山 石 船 金车 [根]车 象车 山车
乌车 威[香]

第十八 禽物載

凤皇 发明 焦明 鷦[鷦] 幽昌 鸾 吉利鸟 富贵鸟 鸞 商
 鷩 [鷩]鷩 海鳧 鸞丘 [號] [跂]踵 洁钩 [泉]溪 酸兴 蜚鼠
 鷩鷩 胜遇 鷩 大鷩 鷩 鷩〈一名比翼〉 鷩 鷩 鷩雀 鷩 雁
 鳧 鷩[鷩] 鸞鵲 鷩 白鷩 世乐 鸡 雉 鸟 鷩 鷩 鷩[鷩] 燕
 雀 鷩 鷩[鷩] 鷩 鷩鷩 反舌 [戴]鷩 鷩 鷩 鷩 鷩 泉 蝉
 [蛄] 蟻 蟻 胡蝶 蜂 蛸 螂 鱼 龟 虺 蟹 虫 蜘蛛 蝗 蚯蚓
 蚁 蟋 蛄 虾 蟻 射妖

第十九 兽怨载

麒麟 象 马 牛 羊 [犬] 虎 狼 熊 猪 麋 麀 麇 麂
鹿 犴 骏牙 狐 菟 獾 狸 獾 獾 犀 解豸 兕 白泽 蛟 比
[肩] 周巾 角端 狸力 长舌 獾 朱厌 玃 朱儒 蜚 蝮 鼠〈服翼
附见〉 龙 [蛇] 蛟螭

第廿 祭惣載

封禪 郊 祭日月 迎气 巡狩 社稷 宗庙〈拜墓附见〉 藉田〈蚕附见〉 灵星 三司 明堂 五祀 高禘 祭风雨 雩 祭冰 蜡 雩 祭马 治兵 祭向神 祭鼓鼙 盟誓 振旅 乐祭 祭日遘事

如上所示，正文从卷二以后开始，其中卷三至卷九为有关天文方面的内容，约占全体的三分之一。因而从这一点上也可判明本书是一部以天文为中心

的类书。但是,如《天文要录》那样,并非所有都是与天文相关^①,也收录了气象(卷十至卷十二)、变异现象(卷十三、卷十四)、动植物(卷十五、卷十八、卷十九)、月令(卷十六)、祥瑞物(卷十七)以及有关祭祀(卷二十)的内容等等,范围相当广泛,可见,“启”中所述的方针当属无疑。

下面,对诸传本进行考察。

二、诸传本的基础考察

(一)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所藏《天地瑞祥志》

现世传本中,尊经阁文库本被认为是最古的写本^②。尊经阁文库以收藏加贺前田家在江户期、明治期以后搜集的物品为主,其名来自前田家五代藩主纲纪的命名^③。

尊经阁文库本的各卷首记有初校、再校时期以及抄写者,因而能够确定其具体的抄写过程,详见下面一览表。再,由于卷十二有“此丙寅贞享三年也”一贴纸,所以能够判定其抄写年为贞享三年(1686)。

卷数	抄写初校	抄写者	再校	再校者
第一	八月十一日	河池七兵卫	八月十二日	水野孙三郎
第七	八月十四日	原七郎兵卫	八月廿日	深尾七之助
第十二	八月廿二日	原田甚内	八月廿五日	古市弥八郎
第十四	八月八日	古市作之佑	八月十二日	宫川七兵卫
第十六	八月十九日	古市弥八郎	八月廿七日	宫川七兵卫
第十七、十八	九月十三日	太平浅右卫门	十月三日	原田甚内
第十九、廿	九月七日	杉冈平藏	十月十五日	有泽弥三郎

本书的抄写,似乎从卷十四开始,历时从贞享三年的八月至十月。从重复

①有关《天文要录》的构成,参见中村璋八:《天文要录について》,《日本阴阳道书の研究》,汲古书院,1985年。

②《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1934年)的第269页有“天地瑞祥志〈阙本 唐薩守真 钞本〉”。

③有关尊经阁文库的沿革,参照太田晶二郎:《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あれこれ》、《尊经阁文库问答》,《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四册,吉川弘文馆,1992年;桥本义彦:《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介绍》,《日本古代の仪礼と典籍》,青史出版,1999年。

出现抄写者名可以推断,本书与尊经阁文库所藏的《天文要录》同期抄写^①。卷十七和卷十八的抄写、再校比其他卷费时尤多,是因它们乃由二卷组成,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是两卷中还包含图像。再,尊经阁文库本现藏的为七册的册子本,各册起首记有“九册内”字样,可见原为九册,可能在尊经阁文库本的抄写过程中变成了七册。

此外,在《尊经阁藏本求遗书目录》中有从土御门极麿借用《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金匱经》三书的记事,可见尊经阁文库本的蓝本原由阴阳道家的土御门家所藏^②。针对尊经阁文库本的字体残有古字,太田认为“那是因为影写的底本乃为古本的摹写,其底本乃江户时代的新写本”。所举理由为,“因为底本之表曰‘本大切之间、写留之而已’(作副本之意),这种抄写之际的但书之风,不禁使人感到这恐怕出自江户时代土御门家人之手。”^③上述太田提及的“底本之表”,是指在卷十四的扉页之横用略显潦草的字体写的文章“此本初纷失,又虫损字多之。本大切之间,写留之而已。有正本之时,追而可效人焉。”但是,仅凭此而认定出自土御门家人之手,似有疑问。如上所述,本书的抄写于八月八日从卷十四开始的,在其起首标注“此本初纷失,又虫损字多之”等也不是不可思议。所以,还是应该认为是在尊经阁文库本的誊写作业之际所记的。即使“此本”非指本书全体,而专指卷十四,但在尊经阁文库本中,“童谣”的全部和“音声”、“妖言”的部分(分量不明)也有脱落,所以上述记录应该是抄写时而作,也即认为作于贞享三年是妥当的^④。

而且,抄写本书的贞享年间的加贺五代藩主前田纲纪,也是尊经阁文库名称的由来者。纲纪是历代加贺藩主中,在书籍搜集方面最倾之以力的人物。因此,有人指出,《天地瑞祥志》、《天文要录》两书的誊写,是出自纲纪之命并作为书籍搜集的一环。至于其目的,认为是“为了满足纲纪个人珍藏书籍之欲望”、“纲纪对天文、星占的书籍也持有某种程度的兴趣,因此积极搜集、抄写此类书”^⑤等等。在图书的采购、借阅以及抄写之际,似乎纲纪必定亲自过目,进行取舍选择^⑥,具体理由虽然不明,但反正都是纲纪所赏识的,这一点恐怕不会有错^⑦。当时幕府置天文方一职,也即涩川春海作成贞享历的时期,大约就是这

①前掲中村论文。

②前掲中村论文、前掲太田论文。

③前掲太田论文。

④其他,第一有“墮落字多,追以证本可书入也。”

⑤前掲中村论文。

⑥若林喜三郎:《前田纲纪》,吉川弘文馆,1961年;太田晶二郎:《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

⑦桥本义彦在《前田纲纪の搜集事业一特に古写本「北山抄」について一》(前掲桥本著,1992年初刊)中,以《北山抄》为例,论述了纲纪并非单单以取得古书、旧记为目的。

种状况引起了纲纪对两书的兴味。

(二)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天地瑞祥志》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是昭和四年(1929)用义和团事件的赔款设立于东京和京都的东方文化学院。两研究所在昭和十三年分离独立,京都的改称东方文化研究所,并于战后的昭和二十四年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西洋文化研究所合并,成为现在的人文科学研究所^①。

东方文化学院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专门复制那些由中国人所撰而在中国早已散佚、只存日本的并对学术研究有益的古书。可以认为京大人文研本也是作为这个复制事业的一环而藏有的。

关于入藏时间,在昭和九年(1934)的目录《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简目》中有“天地瑞祥志残九卷〈存卷第一第七第十二第十四第十六至第二十 唐萨守真撰 昭和七年本所钞本〉”^②,因而可以得知是在设立不久的昭和七年^③。而且,此书与《天文要录》在设立之初,就作为复制、架藏候补而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因为在新城新藏所著书《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也涉及了《天地瑞祥志》和《天文要录》^④,而新城新藏时任设立之初研究课题之一《支那战国时代天地构造说的发展》的指导员,从这研究课题来看复制也是当然必要的。

正如上述所指出的那样^⑤,京大人文研藏本是以尊经阁文库本为底本抄写的。从字体来看,比尊经阁文库本工整。文字排列以及行数也同尊经阁文库本,即使认为尊经阁文库本有误但仍然照原样抄写,只是多少有些误抄。例如,应为“火”处却作“大”等之类。

但是,京大人文研本也有独特的部分,那就是在数处正文的眉批有朱书的贴纸。例如,卷十二中,有“厥风大焱发屋〈师占曰:焱疾风也。音必遥反〉”(尊经阁文库本)字样,而在京大人文研本的眉批部分有“占恐古误、以下效之”之贴纸。在京大人文研本的本文中把“师占”订正为“师古”,像这样附以朱色贴纸的地方,在卷十二、卷十四、卷十六、卷十八、卷廿各有二处,卷十七、卷十九各一处,共计十二处,可见多少进行过一些校正。

(三) 金泽市立玉川图书馆所藏加越能文库本《天地瑞祥志》

金泽市立玉川图书馆,是为纪念昭和五年(1930)天皇即位之大礼而建

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人文科学研究所50年》(1979年)、山根幸夫:《东方文化学院の设立とその展开》(市古教授退官纪念论丛編集委员会编:《论集近代中国研究》,山川出版社,1981年)、榎一雄:《东方文化学院》(《国史大辞典》一〇,吉川弘文馆,1989年)。

②资料编号为“一七七八”。

③京大人文研本中捺有“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藏书印,以此作其傍证。再,后面的目录也引续了表记,现在使用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上(同朋社,1979年)也可见“昭和七年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钞本”字样。

④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弘文堂书房,1928年,第26页。

⑤前掲太田论文、前掲中村论文。

的,初名金泽市立图书馆,平成六年(1994)改成现名。现在玉川图书馆近世资料室公开的史料中,约半数是加越能文库的^①。加越能文库是昭和二十三年(1948)由前田育德会从尊经阁文库所藏的资料中,选取与旧加贺藩有关的文献,捐赠给金泽市而设立的,因此文库的内容几乎是关乎旧加贺藩乃至加贺、越中、能登三国的旧藩领资料^②。其中,《天地瑞祥志》与《天文要录》、《六关记》并为一册^③。

根据目录,其版型为纵28.5cm、横20.5cm,二二枚(索书号特16.8015),算是比较薄的书籍。外题“天地瑞祥志、天文要录、六关记”、扉页也同样并记三书的书名,不过各作一行而记,而且在《天地瑞祥志》前书以朱色“十二”。这“十二”究为何意,不甚明了。全书的一半以上是《六关记》,《天文要录》八十八行,《天地瑞祥志》仅为十五行的抄本。

在加越能文库本的折页处留有划线(一页十行,一枚即二十行)的纸条,上记“文化七年”(1810),因而可以确认至少是在文化七年以后,但具体的作成年代、笔录者名还是不明。

《天地瑞祥志》虽然是以尊经阁文库本为底本,摘选感兴趣之部集成,但决不是按照卷序之顺而记载,可能是随手摘录而成。再,从接近各卷首的内容偏多、比起文章更多地摘抄了目名、书名等情况来看,笔录者并非特别的谨慎和精熟。《天文要录》也有同样的倾向(重视项目名、书名),也许对笔录者来说,对那些更有兴趣。此外,也是《天地瑞祥志》特征之一的反切,一个也没有记载。可见,笔录者认为是没有必要。尽管这样,因是断片还是无法判明笔录的真正目的。

上文就《天地瑞祥志》的基本内容、构成以及诸传本作了介绍,而没有涉及到具体的内容。对各卷的誊录以及详细的探讨,容日再叙。此外,本书据“启”而认为是麟德三年(666)四月由“大史臣萨守真”向“大王殿下”提出的,其实这里也存在若干疑问,有不能信服之处。这关系到本书的成立问题,将在别的机会再作讨论。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①宇佐美孝:《金泽市立玉川图书馆近世史料阅览室》(《日本历史》五七八,1996年)。

②没有称《六关记》的书籍,因本书引用《后二条关白记》、《猪隈关白记》等,可能是为了方便而附加的名称。

③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人文科学研究所50年》、山根幸夫:《东方文化学院の设立とその展开》、榎一雄:《东方文化学院》。